

金朝教育制度刍议

王洋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金朝教育制度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其汉族教育与女真教育并行的教育制度开创了我国民族教育的先河。女真教育制度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女真官学教育仿宋官学教育制度分为中央、地方官学和专门学校,女真私学教育分为5种形式。其教育制度的特点是重视小学教育,学生入学资格等级森严,民间教育发达,并注重女真族学校的建设。

关键词:金朝;官学;私学;教育制度;女真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5)05-0115-04

金朝时,由于政治需要,国家实行汉官制度,以满足女真族的汉化需要。与此同时,女真的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与女真、地方与中央两级并立的女真教育制度。女真教育制度的建立开创了民族教育的先河,使国家的教育工作走上正轨,不仅巩固了金朝的政权,更为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适当的机会与平台。

一、官学教育

金朝的教育以官学教育为主,官学教育即学校教育。女真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认为学校的作用在于“明教化,厚风俗,作成士类”^{[1]1597}。因此,学校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学校教育主要分为中央官学与女真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与女真地方官学和专门学校。

(一)女真中央官学

金朝的中央官学主要指直属国子监的学校,例如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等。国子监是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设立的。国子监设祭酒和司业掌管学校事务,同时另设国子监丞提控女真学。国子学设有国子博士、助教、教授、校勘、书写官等职,太学设有博士和助教。在女真国子学、太学中,任职的教师除了女真族,还有汉族、契丹族、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

尽管国子监早在天德三年(1151年)便建立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女真中央官学始设于金世宗

大定十三年(1173年)。“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2]。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命建女直大(太)学”^[2]。考虑到女真上层贵族子弟有相当部分人年龄较小或者水平较低,无法直接学习国子学和太学课程,于是,中央官学中便设立了小学与女真小学。“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2]。小学教育的建立是当时金朝教育的特色,影响重大深远。另外,在上京还有经童,即学习经书的少年儿童。仅熙宗即位第二年就“辟举”了122人之多。另外,金朝的中央官学不仅有太学、国子学这样的儒学,还仿照唐朝设立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1]1598}。在《金史》曾有“国子祭酒刘玘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3]一事,从此可见一斑。

女真官学教育中,学生来源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女真国子学在金朝属于贵族子弟学校,等级较高,学生的来源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2];太学、女真太学则为中上层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混合组成的学校。400名学生中有“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2]。在女真氏族内,“每谋克(三百户为一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2]。可见,除了贵族、官僚子弟作为优先的教育对象外,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也对一般女真族地主开放。

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王洋(1993—),女,黑龙江鹤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二)女真地方官学

地方官学指州、府、县所设立的学校。《金史·斡石烈良弼传》中记载,太宗天会年间,诸路已经出现了专门教授女真文字的学校。可见,在世宗以前便开始出现少数零散的女真地方官学。但这些学校教学水平普遍不高,体系也不完善。天会年间(1123—1135年),金朝地方官学开始复兴,宋及辽的一些旧学也相继得到恢复。特别是在世宗和章宗时期,地方官学进入大发展时期,政府开始大力兴建学校,并使体系逐渐趋于完善。金朝时,地方学校主要有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并且有与女真国子学相应的诸路女真学府。《金史·选举志一》中记载:“府学亦大定十六年(1176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后增州学……府学二十有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2]。大定十三年(1173年),“诸路设置女真府学”,共有二十二所^[4],其中13处设在东北。这些女真府学大部分集中在原女真故地以及契丹族和女真族聚居的东北等地,同在汉族较集中地区设立的京府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相对应,满足了女真子弟的学习要求,有利于女真族文化适应的发展^[5]。至于县学,亦未能遍设。不过,采取了“许士庶自愿建立”的鼓励政策,因此,县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2]。

地方官学学生的入学资格也有明确要求。府学大定十六年(1176年)10处,共取千人,“初以尝乡廷试及宗室皇家祖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州学“遂加从五品以上官、曾人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分之一,阙里庙宅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2]。县学的入学资格没有明确规定,据一些碑刻资料称,县学学生仅为里中秀民子弟,也包括“士民子弟之愿学者”。

(三)女真专门学校

在专门学校教育中主要有女真字学、医学和天文学。其中女真字学最为典型。《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6]女真字的创造,为女真字学打下

了基础。金太宗至海陵王统治时期,女真人风气渐开,加之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于是便组织起女真字的学习。《金史》中关于女真字学开班的具体情况并不明确,但从《金史·温迪罕缔达传》记载“丞相希尹制女真字,设学校,使讹离刺等教之”^[7]看,太祖天辅年间女真字学已经开始兴办了。女真字创立之后,由于金世宗大力提倡,使用的较普遍,曾以之设经、设学、科举取士。章宗时有不少人兼习女真大小字,或者习女真小字^[8]。天会年间,太宗还曾命耶鲁在京师设学教授女真字并由各路选拔优秀的女真子弟到京师学习,进入女真字学校学习的人,不仅有女真贵族子弟,还有女真平民子弟与汉族子弟。例如,斡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等都是应选的女真族猛安谋克子弟。

二、私学教育

私学教育也是我国古代教育形式中极其重要的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学教育制度的不足,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价值,深受金朝统治者重视。金朝的私学教育大致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家学

一般指在家庭内进行的,这是私学教育中最普通、最方便的形式。据史料记载,许多人均是接受家学而成才。耶律履乃辽东丹王七世孙,父耶律德元,官居兴平军节度使,耶律履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长大后博学多才,精通历法、算学、绘画,崇尚《尚书》《孟子》^[9]。据《契丹郭志》记载,耶律履主持经书所的事务,“以女真字译汉文,选贵胄之秀异就学焉”。正是耶律履教子有方,其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都成为博学多才之士,尤其是耶律楚材,后来成了元朝的开国名相。《金史·庞迪传》记载:“庞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倜傥,喜读兵书,习骑射,学推步孤虚之术,无所效用”^[10]。

(二)延师教授

通常,延师的弟子们大多来自非富即贵之家。如《完颜陈和尚传》记载,女真人完颜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卫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11]。又如名士杨奂曾“授馆左丞张公信甫(行信)之门”^[12];南峰先生吕豫,“宗室复兴镇大名,闻先生之名,延致

门下”^[13]。

(三)女真贵族设私塾

此种类型私塾在当时可谓相当普遍。女真大学的创始人完颜希尹就曾在自己的家乡创办过这种私塾。完颜希尹的私塾,是史料记载的金初东北典型的私塾。又如宋使洪皓出使金朝,完颜希尹便请他教授自己的八个儿子^[14]。据王彦潜《大金故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记载:“希尹性喜文墨,征伐所在获儒士必礼接之,访以古今成败。诸孙幼学,聚之环诸中,凿阍窦,仅能过饮食。先生晨夕教授,其义方如此”^[15]。

(四)汉儒设私塾

这种私塾使用汉语进行教学,学生主要是女真族子弟,同时还有汉族、契丹等其他学生。“张用直,临潢人。少以学行称。辽王宗干闻之,延至门下,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13]。多次被金朝扣押的宋史张邵,被扣留在上京会宁府时期被迫向女真子弟教授文化知识。

(五)庙学

所谓庙学,即在孔庙所在地设学从事教育活动的形式。由于政府所设学校的数量还不能满足广大学子的就学愿望,特别是平民家的子弟,所以,金章宗更加注重和督促地方政府官员兴办庙学。《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辛巳,诏修曲阜孔子庙学”。它与地方学校不同,除学生之外,民家子弟亦可旁听,这种教育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宣传和普及儒家的道德伦理。庙学是一种即时性的教育方式,并不长久、系统的进行,而是在祭祀的时候,所进行的一种暂时性教育活动。

三、金朝教育制度的特点

金朝女真教育制度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在不断借鉴和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能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有效吸收与适当创新,形成独具女真特色的教育制度。其特点如下:

(一)重视小学教育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到,为顾及女真上层贵族子弟有相当部分人年龄较小或者水平较低,无法直接学习国子学和太学课程,中央官学中便设立了小学与女真小学。而在地方,也设立小学,以满足学龄子弟的学习要求。小学教育的重视,使更多的士家与平民子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为其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很多人

后来都成为金朝有名的人物,如完颜兀不喝、李术鲁阿鲁罕、訖石烈良弼等。

(二)学生入学资格等级森严

国子学与女真国子学中,入学的皆为皇亲国戚,或为官别达到三品以上的人家的子弟。而在宋代,国子学最初“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后来,政府还将资格放宽到允许附学旁听的程度。而关于太学,金朝规定400学生中有150人以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弟充之,宋则“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16]。学生入学资格等级要求明确,这为女真的官僚与贵族子弟的仕途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森严的等级划分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真政权。

(三)民间教育更为发达

金朝的科举制度对参加考试的人员并没有过多要求,不但正规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那些接受家学教育甚至自学成才的人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种平民化的政策更加刺激了民间私学的发展。金朝的康锡,自幼便是孤儿,在其外祖父父田氏家长大,“及长,师柏乡王翰周辅,束修不能备,周辅与诸生共贖给之,中崇庆二年进士弟”^[17]。可见,当时的私塾中也不乏大学等级的。当时的科举考试为许多平民子弟提供了改变命运、走出寒门的机会,所以,民间教育与官学教学一样受到重视,两者相互补充,为国家的人才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金朝时民间私学教育发展到了十分繁盛的程度,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

(四)汉族、女真分别设学

这是金朝教育制度的一个独特而显著的特点。金朝是一个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政权,为了继承发扬本民族文化,政府不但命完颜希尹等人创造女真大字,还从上到下都设立了女真学校,十分重视本民族人才的培养。但同时,也没有忽视汉族人的教育。金世宗在兴办女真教育的同时,也兴办了各种汉族学校,使汉族学校与女真学校同时得到发展。“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一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太学属于中央官学体统,隶属国子监”^[2]。可见,当时汉族的教育也一样得到政府的重视,并且得到很大发展。汉族、女真分别设学,一方面能有效发扬和传递女真文化;另一方面,又能推进女真族汉化的进程。这种设学方式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女真传统文化发扬和继承的有效途径。

金朝女真教育制度的形成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为顺利入主中原,女真族必须快速而有效吸纳中原文化,才能与汉族有效进行融合,从而达到一种和平的态势。女真教育制度的设立,在追求汉化的同时也在保留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女真上层重视各种形式的教育,继承和发展前朝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不仅为女真族中下层,而且也为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原汉族子弟提供了向上流动、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这种有益的社会流动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族的反抗情绪,维护政权的统一。后来的蒙古族、满族都从金朝的教育制度中汲取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元朝、清朝也仿照金朝教育制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蒙古族和满族的教育体系。金朝独特的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使女真人在军事、政治乃至文化的发展上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金朝的文化人士运用完颜希尹等人创立的女真大小字对经典著作进行了翻译,使女真民族更加容易学习汉族的文化思想,大大缩小了女真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差距,使女真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在金朝,女真族的学生达到了可以同汉族人处于同一学堂的地步,可见当时文化程度的提高多有成效。最后,金朝的教育制度对当今教育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具有多元性。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与传承,在发扬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挖掘他们文化的深厚底蕴,借鉴金朝教育制度体系,创立具有少数民

族特色的教育体系,使其与时代同进步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2][元]脱脱,等.金史卷51 选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元]脱脱,等.金史卷12 章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兰婷,孙运来.金代女真教育制度[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6).
- [5]赵俊杰,等.金朝女真民族教育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2(1).
- [6][元]脱脱,等.金史卷73 完颜希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元]脱脱,等.金史卷54 选举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孙进巳,孙泓.女真民族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9]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0][元]脱脱,等.金史卷91 庞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元]脱脱,等.金史卷123 完颜陈和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2][元]脱脱,等.金史卷23 五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元]脱脱,等.金史卷24 南峰先生墓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4][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6 洪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罗福颐.满洲金石志(三)[M].台北:台北新丰文化出版公司,1982.
- [16][元]脱脱,阿鲁图.宋史卷157 选举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元好问.遗山集卷21 大司农丞康君墓表[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Jin Dynasty

Wang Yang

(Ethnology Institut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Jin Dynasty plays a distinctiv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That Han Education and Nvchen Education were introduced simultaneously to star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Nvchen education system carries a new paragraph. The discussion begins from Nvchen state - run school and private school. The feature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Jin Dynasty will be included and probed.

Key words: Jin Dynasty; state - run school; privat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Nvchen education

[责任编辑:师清芳]